

102168

「摸手」又叫「措痧藥瓶」，在寶山南鄉如大場一帶鄉村，做這一行事的最多。地的人做的工作。「摸手」摸來賣給鮮行的魚介，便由「販鮮」向鮮行購來擔到上海，在各小菜場去零售。在小菜場停擔子的一塊地方，是要每月支付月捐租來的，因此，「販鮮」的本錢比「摸手」要大得多。吃魚的人喜歡鮮活的貨色，所以近來除「挑鮮」外，又新添了許多「踏鮮」，即把鮮貨用腳踏車（自由車）運送到市場上去發賣。快是快得多，可是購備車子的本錢，非「挑鮮」者所能勝任。「踏鮮」的人一部分是家裏有田地，但是感到「無出息」而「翻行」的中農；一部分是有錢的販商們的雇工。商販化錢購備幾輛車子，日常向鮮行接頭賣貨，「踏鮮」者受他雇用，替他們當運輸工人。

(三) 種蔬菜 這在寶山東南各鄉如大場、楊行、廟行一帶和城廂近郊的



容縣玉林兩縣農村調查日記

農 英

農村間，是最有「出息」的一種行業。精細經營，一年可出六熟，大多是菜蔬瓜豆之屬。成熟時，和「挑鮮」一樣，擔到滬上蔬菜市場零售。六七畝地，可夠一付擔子經常去挑販。中上人家，大多要雇工種植。地多人家，也有由此致富的。

這三種是近年新添的主要副業。其他尚有「販棉花」、「編蒲包」、「推小車」之類，曾經有一時為貧農牟利的機會，如今已日就凋落。其原因，前二者由於棉市不振，後者因汽車路告成，小車成為時代中之落伍者。

婦女除種田及做短工外，頗多去上海「做洋紗」、「織布」、「搖襪」，或居家包結毛線物的。生計所迫，已難如往昔之深居簡出了。

一般說來，副業門類的日就增加，農民離村的日益衆多，即是農業崩潰的過程。寶山農村，在上述情況之下，我們不難想見其崩潰的程度。「唱花鼓戲」、「待猛將」、「看青苗」那種優游卒歲的盛況，不可再得，已成爲民俗史上的掌故了。

二十二年暑期，筆者曾在廣西的東南各縣做了一次走馬看花式的農村調

查。後來因爲忽忽離開廣西，這些調查材料大多未能整理發表。現在時隔兩年，但是翻閱舊時日記，覺得這些材料尚有研究價值，特錄數節以供參考。

富貴之鄉 八月四日到容縣，五日清晨趁汽車折回城南五十里的綠蔭車

站。綠蔭就是何柱國將軍的故鄉。記得今年春天遠足桂林會仙時候，會去瞻仰白崇禧將軍的書香門楣；前幾天在蒼梧冠蓋鄉又會遙望李濟琛將軍的第宅。容縣

更是人才濟濟，一共出了五個軍長——黃紹雄，黃旭初，何柱國，葉琪，夏威——三
個師長——伍廷飏，甘麗初，韋雲松——旅長團長更是屈指難數。

綠蔭只是藤正鄉的一個小村，全鄉人口二千三百戶，約有水田萬畝，旱田千畝。有兩個何姓地主（並非何軍長）一個蘇姓地主，一個李姓地主，各有水田五六百畝，年收租穀二千餘擔，何姓還有蒸嘗田五六百畝。這四大地主都在藤正東鄉，他們約佔東鄉耕地的半數，全鄉——東南兩鄉——耕地的四分之一。一個何姓地主有雇工二十，婢女九人，兩個兒子和四個女兒在大學讀書，還有一個何姓地主有女婢男僕各五人——兩個兒子在大學讀書，蘇姓地主曾任財政廳長。

富戶最多的地方，也就是貧農最多的地方。藤正東鄉因為富戶較多，因此佃農也是多於南鄉。如在東鄉的成美村，佃農竟佔百分之九十，只有百分之二是自耕農戶；南鄉各村佃農約佔百分之六十左右。各村平均每戶種田多的五畝，少的四畝，自耕兼佃農中間有半數所有土地不滿二畝，自耕農中間也有半數以上所有土地不滿四畝。

海外歸鴻 岑溪和容縣是廣西出洋僑工最多的地方。容縣華僑人數並無可彙統計，大約兩戶中間有一人以上在海外做工。以前每年華僑匯回款項約有三百萬元，十八年起因受經濟恐慌影響，匯款銳減，去年匯款只有十餘萬元，僅及十六七年的百分之五。近年華僑紛紛歸國，使容縣鄉間驟然增加千萬失業農民，依靠匯款補助家用的千萬農家，更陷入朝不保暮的困境。失業和貧困的結果，地價（每畝）從二百五十元跌到一百五十元；工資從（每工）二角五分跌到一角五分；利息（本銀十元）從二十斤穀漲到五十斤穀。今年春天吃稀粥和甘薯芋頭木薯過活的農戶十居六七，有些用糠搗汁澆粉充饑，富貴之地已經變成饑

餓之鄉了。預料此後農民所有細小土地，將更快地集中到少數地主的手裏，同時高利貸者的氣餒也會日漸高漲。

耕者無其田 八月六日到玉林，玉林是廣西全省人口最密的縣份，也是土地集中最顯著的地方（聽說陸川土地集中更勝玉林，可惜我們無暇前往考察）。全縣所有耕地五千畝以上，年收租穀一萬餘擔的大地主，據我所知道的已有十人左右，約佔全縣耕地的四分之一。七日早晨我們到城南三十五里的福棉鄉，福棉是玉林南鄉的一個大墟，全墟人口千戶，農戶十之八，商戶十之二；此外還有幾個小村，共有八百農戶。全鄉耕地，幾乎全被黃蕭蔣三大地主所瓜分。蔣姓地主住在城裏，黃姓蕭姓均住本鄉，黃蕭兩姓地主所有耕地，已經大於全鄉耕地三倍以上。『富者愈富，貧者愈貧』，玉林自然不會例外。在福棉附近，很難找到自耕農民，這是必然的結果。

人疲地竭 玉林農民所種土地平均每戶只有四畝左右（福棉墟內平均只有二畝左右，還要繳租百分之四十至五十）（有些是在百分之五十以上）自然不夠全家糧食。據自治籌備會調查，全縣農民百家之中只有三家能夠全年吃飯，其餘都是吃稀粥吃雜糧。我們路過北鄉的大烟村，知道本村七十幾家中間，今年春天吃飯的只有兩家，可見上述調查並未怎樣誇張。貧困非但會使農民饑餓，同時會使土地枯竭。肥料的缺乏，竟使收穫年年減少，近十年中，大約減少三分之一。農產不夠維持生活，自然只能另求副業。大烟村有二百六十七家製爆竹，幾佔村戶半數；近年因為風氣轉異，銷數銳減，爆竹企業已經奄奄一息。城市附近各村棉織手工業十分發達，尤其是離城八里的辛定村，幾乎全靠織布過活。福棉農民也以織布和挑擔（運鹽）為主要副業。